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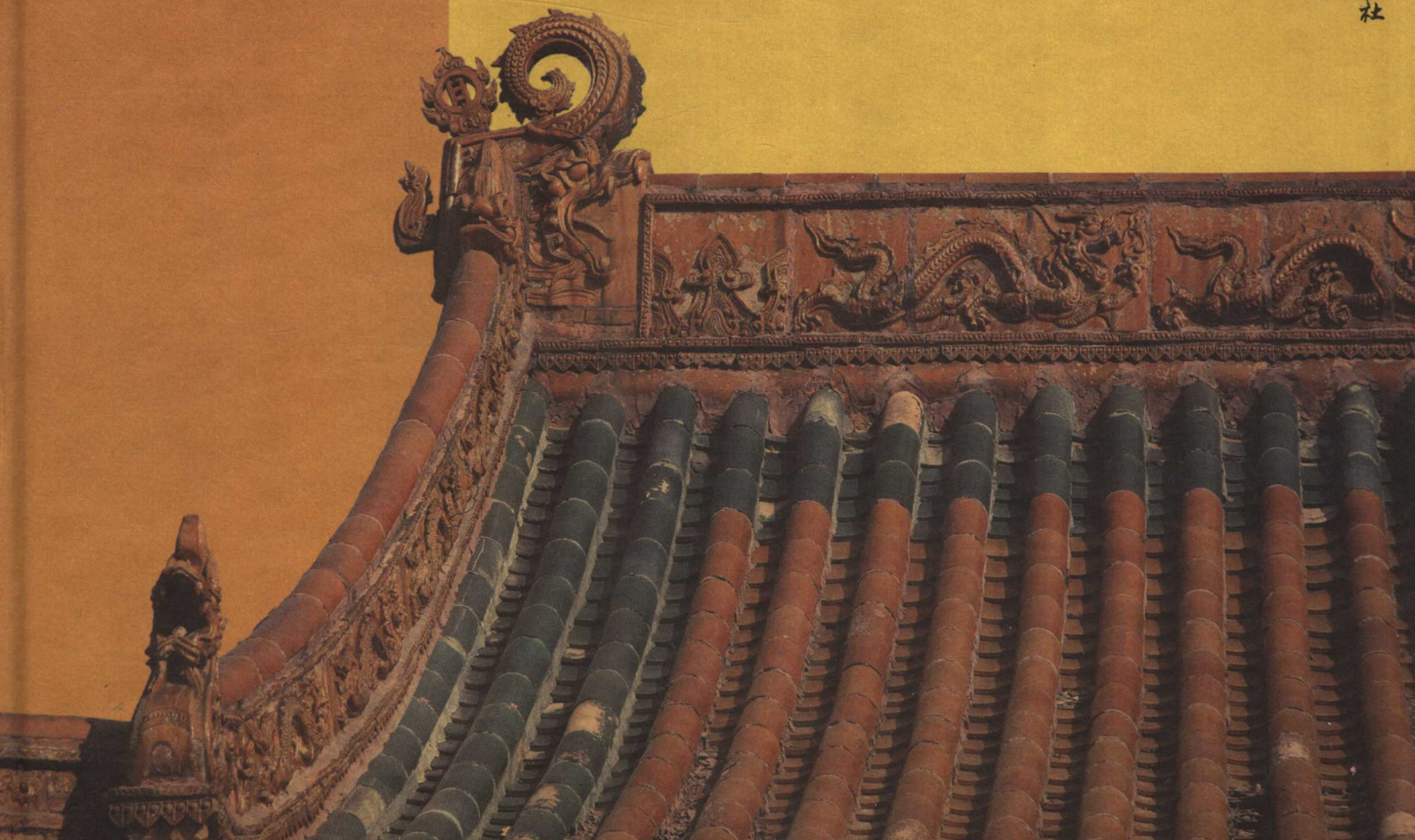
(项目批准号5067810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盛京宫殿建筑

盛京

陈伯超 朴玉顺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京宫殿建筑 / 陈伯超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ISBN 978-7-112-09127-0

I. 盛... II. 陈... III. 宫殿—古建筑—简介—沈阳市—清代 IV. TU-0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4477号

责任编辑: 唐 旭 李东禧

整体设计: 冯彝诤

版式设计: 康 羽 廖晓明

责任校对: 张树梅 刘 钰

盛京宫殿建筑

陈伯超 朴玉顺 等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13½ 插页: 57 字数: 645 千字

2007年3月第一版 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99.00 元

ISBN 978-7-112-09127-0

(1579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盛京宫殿建筑



陈伯超
朴玉顺
等著

撰 稿 人：

陈伯超 朴玉顺 张 勇 沈欣荣 徐永战 阎福斌

组织单位：

沈阳建筑大学 沈阳故宫博物院

建筑测绘图绘制：

沈阳建筑大学 天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摄 影：

陈伯超 王严力 朴玉顺

盛京

宫殿建筑

陈伯超 朴玉顺 等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 5067810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引言

第一章

沧桑两代帝王都

宫城空间交相融

- 1.1 沈阳都城的形式与
发展/10
 - 1.1.1 努尔哈赤时期的
都城/11
 - 1.1.2 皇太极时期的都城/13
- 1.2 紧密结合的宫城关系/15

第二章

三三合一巧布局

分期建造成一统

- 2.1 满族合院式的皇宫
大内/19
 - 2.1.1 第一进大清门
前院落/20
 - 2.1.2 第二进崇政殿
院落/22
 - 2.1.3 第三进凤凰楼
院落/28
 - 2.1.4 第四进“台上
五宫”院落/32
 - 2.1.5 第五进院落/38
- 2.2 城市广场式的典仪
宫群/38
- 2.3 依清式定制所建的
行宫殿宇/44
 - 2.3.1 皇太后的生活
殿宇/44
 - 2.3.2 精巧宜人的乾
隆行宫/48
 - 2.3.3 行宫殿宇中的
文娱乐场所/54
- 2.4 宫殿群中的祭祀建筑
——太庙/64
- 2.5 不同功能类型建筑小结/67
 - 2.5.1 议政建筑/67

- 2.5.2 居住建筑/67
- 2.5.3 娱乐、祭祀建筑/68
- 2.5.4 储藏和厨用等附
属建筑/68
- 2.6 累积和叠加式的宫
殿群/70
 - 2.6.1 分期增建与改造
过程/70
 - 2.6.2 累积与叠加式的
宫殿建筑总览/74
 - 2.6.3 分期建造过程图/75
 - 2.6.4 分期建造的整体
• 性与局限性/75

第三章

木瓦石作筑规矩

匠心营造如天成

- 3.1 总论盛京宫殿建筑
的形制/78
 - 3.1.1 盛京宫殿建筑的
形式与种类/78
 - 3.1.2 盛京宫殿建筑木
构架各部分的比
例关系/79
 - 3.1.3 制式/91
- 3.2 盛京宫殿建筑中大木作
的构造特点与营造规律/92
 - 3.2.1 盛京宫殿建筑的
平面柱网/92
 - 3.2.2 盛京宫殿建筑的
梁架/99
 - 3.2.3 盛京宫殿建筑中
几个重要部位的
营造/103
 - 3.2.4 盛京宫殿建筑
的选材和权衡
尺度/124

- 3.3 盛京宫殿建筑小木作
的营造特点和规律/138
 - 3.3.1 外檐装修/138
 - 3.3.2 天花、藻井/146
- 3.4 盛京宫殿建筑的砖
瓦石作/149
 - 3.4.1 概述/149
 - 3.4.2 盛京宫殿的
墙体/151
 - 3.4.3 盛京宫殿的
屋顶/154
 - 3.4.4 基座、地面和
采暖技术/156

第四章

建筑形态具异彩

地域艺术显神功

- 4.1 盛京宫殿建筑装饰
的题材和纹样/160
 - 4.1.1 盛京宫殿建筑
图案纹饰的历
史文化渊源/160
 - 4.1.2 盛京宫殿装饰纹饰
的基本题材/160
 - 4.1.3 小结/164
- 4.2 盛京宫殿建筑色彩
装饰/164
 - 4.2.1 建筑色彩/164



- 4.2.2 建筑材料的本色/167
- 4.2.3 色彩在屋顶及山墙上的等级划分/168
- 4.3 盛京宫殿建筑装饰的门类/169
 - 4.3.1 彩画/169
 - 4.3.2 木雕/181
 - 4.3.3 砖、石雕刻/184
 - 4.3.4 琉璃/188

第五章

多族文化融其内

铸就满风达鼎盛

- 5.1 满族“融合式文化”在城市格局中的体现/194
 - 5.1.1 盛京宫城空间的相互穿插与渗透/194
 - 5.1.2 满汉融合文化在城市格局中的体现/196
- 5.2 从宫殿建筑群布局中释放出来的满文化气息/198

- 5.2.1 骑猎经济和征战政治背景下的东路建筑/198
- 5.2.2 农耕经济和集权政治背景下的中路建筑/201
- 5.3 散发着浓郁满族生活气息的室内空间/204
 - 5.3.1 体现满族民居防寒保暖特点的室内空间格局/204
 - 5.3.2 独特的炕居文化习俗/206
- 5.4 具有喇嘛教建筑特点的檐下装饰风格与构造做法/208
- 5.5 地域特色浓烈的建筑采暖方式/211
- 5.6 装饰艺术中的多民族特色/212

- 5.6.1 多民族文化融合之装饰纹样/212
- 5.6.2 多民族文化融合之彩画/213
- 5.6.3 多民族文化融合之琉璃装饰/213
- 5.6.4 建筑材料色彩/214

第六章

图解盛京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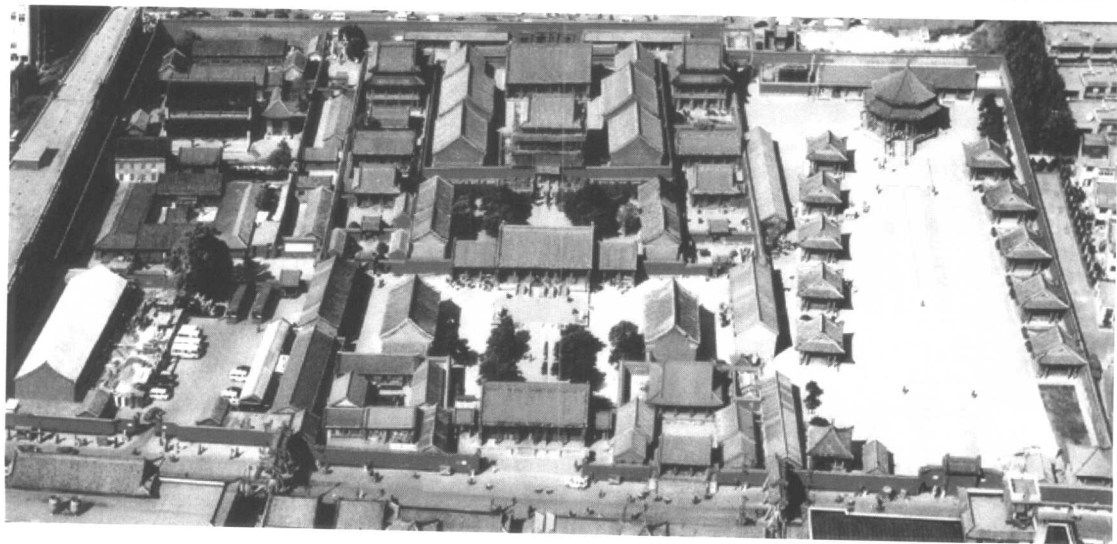


引言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闻名遐迩的盛京宫殿建筑群坐落在中国东北的中心城市——沈阳市内。她以精湛的建筑技术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成为绽放在中国传统建筑大系中的一朵奇葩。昔日的盛京宫殿转变成了今天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她向人们述说着悠久沧桑的历史文化，展示着精彩绝伦的中华文明（见下图）。

中国传统建筑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木结构体系、成熟的标准化和模数制系统、严谨而有哲理的空间组合手法、功能与艺术性融于一体的建筑造型……在世界建筑的百花园中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类几千年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技术。从远古的夏朝至今，中国经历了二十几个朝代的轮转，几百个皇帝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频繁亮相，又穿梭而过。朝代更迭，每代皇帝都不惜工本地为自己修宫造殿。这些宫殿建筑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然而，木构建筑终不能永远存留，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古老的宫殿也在不断地消逝。盛京宫殿建筑群在一代代中国人民的精心呵护下，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侵染，躲过了一次次战乱的劫难，完好存留至今。她是记载着几百年沧桑历史的活化石，是中国以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盛京宫殿鸟瞰图



盛京宫殿始建于1625年，最终形成于1783年前后，经过长达150余年的建造、维修、改建和陆续增建，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规模。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共包括宫、殿、斋、阁建筑一百余幢，四百余间。系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代皇帝在清朝入关之前定都沈阳时的宫殿。顺治帝于1644年进关并迁都北京，当时的盛京（沈阳）变成清王朝的“陪都”，盛京皇宫成为“留都宫殿”。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皇帝共11次来沈祭祖谒陵，对其先祖宫殿多次进行修缮和增建。特别是乾隆年间，曾对宫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使这座关外皇宫愈发完整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以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宫殿建筑群。东路和中路分别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皇帝早期建造的宫殿建筑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体现着满族建筑的发展过程，是满族建筑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西路以及中路东、西所主要是乾隆年间增建的具有“行宫”性质的建筑群，更多地反映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体系之后的建筑形制。这种文化上的传承与融合正是满民族由建州（今辽宁新宾）肇兴，到沈阳雄起，再走向北京登上中国王权之顶，这一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攀升和文化递进关系的显现。这种关系又鲜明地固化在盛京宫殿的建筑当中。



第一章



沧桑两代帝王都 宫城空间交相融



1.1 沈阳都城的形成与发展

沈阳是我国东北一座古老的城市，迄今为止发现人类活动最早的遗址可以追溯到七千二百年以前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今位于沈阳北部的新乐遗址记载着那个时期沈阳和沈阳人古老的历史。

中国奴隶制的早期夏商两代，东北皆为幽州、营州之地。沈阳为当时营州所属。周朝时，沈阳地区成为中原王朝在东北部封国的一部分，归燕侯所辖。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沈阳的历史已经有了文字记载作为依据。它正式成为燕国的一部分，隶属于“辽东郡”，其郡治设在襄平（今辽阳）。

秦统一中国以后（公元前 221 年～前 206 年），在此处设置郡县，仍归属辽东郡。

两汉时期（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在这里开始形成城邑的形制，其规模也逐渐升格。最初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处在交通干线之上，再加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屯兵戍守的要塞，其后逐步发展和繁荣起来。西汉于公元前 128 年正式在今沈阳地区设置了侯城县，并将此作为三个都尉治所之一的中部都尉治所，在此叠土筑城。所以说，从汉代开始奠定了沈阳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

此后，侯城的地位随着在这一地区所发生的政治与军事上的争斗而多有起伏，其城池也是毁了建，建了毁，历经磨难。仅在东汉时期，侯城就被取消，又被重建。公元 121 年它曾在汉政权与高句丽的征战中，被高句丽军所焚毁。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它又成为中辽郡的郡治。公元 238 年，曹魏军攻取辽东，又使侯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侯城的县级建制亦被取消，而归属于魏政权的玄菟郡。晋代仍未在此设治。晋末，高句丽的势力再度崛起，占领了辽东广大地区，并在这里统治了二百余年，其间汉侯城未及恢复，只是在这一地区建起了一些规模很小的高句丽城邑。高句丽虽一直由中原王朝册封，但其独立意识渐强，一直想摆脱中原王朝的束缚，隋唐时期，中原军队十余次出兵辽东，直到公元 668 年，唐军终于平定了高句丽，夺回了辽东地盘，并决定设立安东都护府。但由于唐对辽东地区的发展策略不当，致使这一地区的经济恢复未见明显效果，公元 758 年安东都护府被撤销了。此后，渤海国、契丹国都在今沈阳地区

有过染指，但均未在此建城。

辽初，一座新的城池终于在此得以重建，当时辽朝将原属渤海国境内的一座名为沈州城的全城人口迁移至此，而仍以“沈州”为这座新城命名。从此，沈州作为城名被辽、金、元三个朝代所沿用，直到 1297 年元代中期才更名为沈阳路。这时的沈州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军城，设节度使镇守，属辽太宗耶律德光直辖的“私城”。沈州城规模不大，建有夯土城墙，城辟四门，城内有十字形街道。直到明代沈阳城，一直是在这种城建格局下发展的。而将十字形街道系统改为今天沈阳古城区的井字形街道系统，那是皇太极时期的事情了。

1116 年金兵从辽手中夺取沈州，取消辽私城的建制，改为金朝东京（辽阳）所辖的一个军州城，设节度使镇守。1163 年沈州虽由节度州降为刺史州，但这一时期沈州城的人口、经济和管辖权力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东北地区仅次于东京城的重要城市。它的城市建设继承了辽代沈州城的规模和形式，无太大的变化，仍在土城上开有四门，未设城楼、敌台、城堞等。城门采用女真人惯用的原木栅栏。13 世纪初蒙古族铁木真即位蒙古皇帝，尊为成吉思汗，蒙古势力剧增，南图中原，东指辽东。蒙古军与金军之间展开了拉锯战。沈州城虽仍归金府所辖，但蒙古军几进几出，烧掠一空，再加上金政权内部叛军的骚扰，沈州城连同城内建筑几乎被彻底摧毁了。

1233 年蒙古军占领了辽沈地区。由于军事和生产的需要，沈州城的恢复又被摆上了日程。1263 年，元府为安置高丽降民，重新修筑沈州城垣和城内设施。1266 年重设沈州城建制。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 年）元府将路治由辽阳迁到沈州，于是沈州城升格并更名为沈阳路城（元代曾设有相当于现在省一级的行政机构，在省以下的建制依次为路、道、府、县等）。当时，元朝在全国共设有 185 个路，辽阳行省辖属七个路，覆盖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沈阳路即其中之一。沈阳路城仍是一座方形的土城。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十字形道路将四门连通。其位置延续了辽金沈州城址，规模比明清古城要小。

明灭元后，仍把沈阳作为一座重要的军事城堡。明廷为了便于控制和管辖东北地区的女真、蒙古、高丽等少数民族，建立了军事组织性质的“卫所”和都司制。



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辽东部指挥使司统辖下建成了沈阳中卫、沈阳左卫和沈阳右卫三个卫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沈阳中卫城指挥闵忠奏请明廷对沈阳中卫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工程。城址及规模已经近似于今天的沈阳老城区。沈阳中卫城(图1-1)将原土夯城墙改为砖砌城墙。这是明城与以前沈州城、沈阳路城最主要的变化。城墙全长九里三十步,墙高二丈五尺。在四面城墙的中间各开一门,建有瓮城和城楼。城墙外环两河,皆约八尺深,三丈宽。城内互相垂直的两条大街沟通了四座城门,形成十字形的道路系统。在道路的交叉口上,建有一座寺庙,作为整个城市的构图中心,称作中心庙。它犹如两两相对的城门之间的一个屏障。在城中形成空间分隔,也避免一眼望穿。主要的行政衙署分布在城的南部,仓库库房设置在城的西北隅,而商业、住居分布于城的北部。沈阳中卫城的南门是距卫所和各衙署最近的城门,称为“保安门”,并将南关筑成可驻扎军队以拱护卫城的小关城。明朝的沈阳中卫城,虽已发展为辽东的经济中心城市,但其城市主要的性质仍是一座军城。

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终于向当时明府的辽东边防要塞沈阳城发起了进攻,尽管明廷调兵遣将拼死抵抗,仍不能扭转已成败局的大势。后金军大获全胜,占领了沈阳城。后金军在沈阳站稳脚跟后乘胜南下,仅12天又攻下辽阳。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一,努尔哈赤在辽阳东京城内的八角金銮殿中宣布了欲迁都沈阳城的决定,但在诸大臣贝勒中却多有异议,认为辽阳城刚刚建好,尚未及充分利用。连年征战,人力、

财力皆甚困乏,大兴土木恐国力不济。努尔哈赤则坚持己见:“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过河,路直且近;……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迹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4天之后,努尔哈赤即率后金军马开进沈阳城。沈阳城作为一代都城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自从1625年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进入沈阳,这里成为两代皇帝的都城,于是城市的规模和形制都在沈阳中卫城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反映在城市性质上由军城向政治、经济中心的都城的转变,更反映在城市建设方面。为了适应皇城的要求,其城市面貌的变化十分显著。当然,这种变化是逐步完成的,它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1.1 努尔哈赤时期的都城(图1-2)

由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决定是在时间非常紧促的情况下作出的,又由于军事和政治的客观需要使他迫不及待地实施了这一决定。所以,他不可能待沈阳城的改造及城中宫殿等设施全部完成之后才从容不迫地迁移至此,而是先住进来,边使用边修建。努尔哈赤率领众臣进入沈阳时,“城大而低,身高不盈丈余,面仅五、六尺,其砖皆咸削坍塌可登而上”。硝烟战火已使当年的沈阳中卫城呈现出几分衰朽残破。努尔哈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他的都城建设。

早期的都城,暂未改变原中卫城的城垣形式和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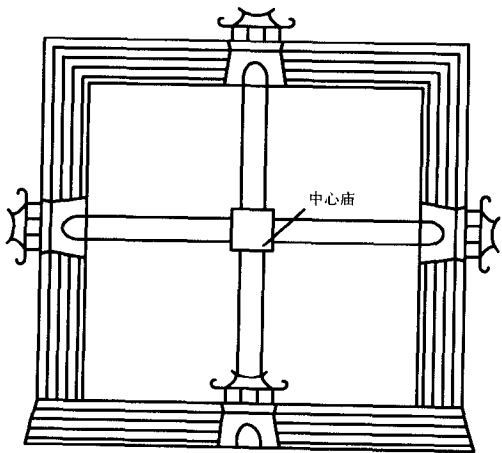


图1-1 沈阳中卫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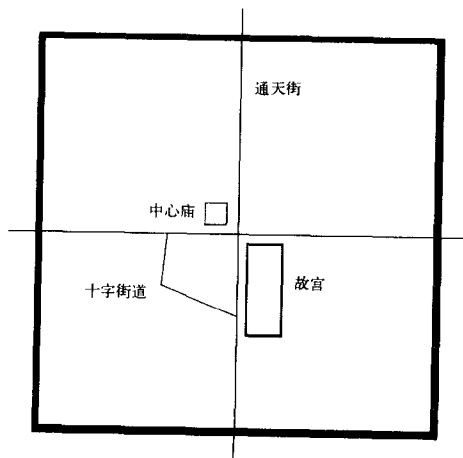


图1-2 努尔哈赤时期的都城



形街道格局，只是在原城市空间体系中，确定下了宫殿的位置，并把各亲王、贝勒的王府、衙署、兵营及一切所属用房进行了安置。事实上，这些建设工程也是在大队皇家人马进驻之后进行的。

皇帝朝政的金銮宝殿，按汉族的营城规矩，本应置于城市的正中位置，但沈阳中卫城的十字形街道和中心庙的现状使得若不彻底改变城市已有的平面格局，将宫殿居中布置是不可能的。幸好按照女真古城布局的传统习俗，并没有宫殿一定要居中的严格要求。于是努尔哈赤把他的理政之所——大政殿（始称大衙门或大殿）及十王亭等一组象征最高权势的早期皇宫建在紧邻十字形道路交点的东南角上。他之所以将皇宫殿址选在这里，不外有四点原因：

- 位置近于居中；
- 在城内地势最高处；
- 与原沈阳中卫城的衙署区较近；
- 不用改变原城市街道的基本布局。

努尔哈赤所居汗宫与大政殿等朝政建筑未建于一处，它位于中轴线上的南北向大街的最北端，在原先关安定门（后来俗称此门为“九门”）之内。距大政殿、十王亭建筑群一里多遥，汗宫的选址自有其道理。首先，按女真各古城的营造习惯，并不强调把皇帝生活居住用的宫与其办公朝政用的殿一定要建于一处，更不必须把它们围合在一个院落之中而从城内孤立出来。宫与殿的位置往往根据城中的地形情况而确定，并无某种定式。其次，努尔哈赤本人很注重方便与安全等实用条件，他喜欢令自己居住的地方与某一城门较近且有方便的联系，这在他以前所建造的几个城邑中都有类似的做法。另外，沈阳城的北面有一条由东陵方向延伸过来的山岗，向西经今北陵，直至城西北的塔湾地区戛然而止，好似一道天然屏障拱卫着沈阳城，使北门可守可走。城内中轴线上南北向的大街将汗宫与大政殿一线相连，便利而显赫，故称“通天街”。

汗宫的形式甚至用料都很可能来自辽阳东京城。这是一组典型的满族四合院建筑（图 1-3）。惟一的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串起两进院落。两院间以围墙分隔。其中的第二进院落建在一座由人工夯筑的高台之上——高台院落是满族贵族居住建筑的突出特点。一幢三开间的院落门房设在中轴线的最南端（正中开门也是满族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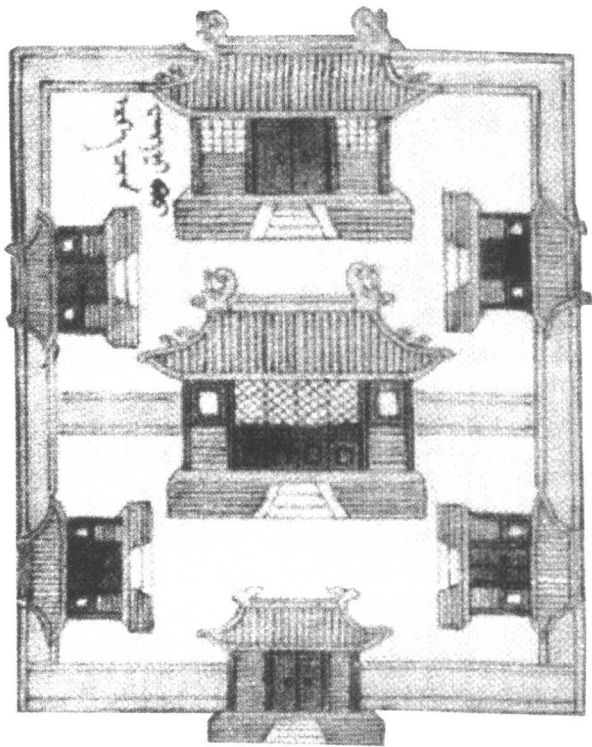


图 1-3 汗宫平面图

区别于北京四合院的重要标志之一），第一进院落未设厢房。正对门房的御路引向一座单跑大台阶，以此作为沟通两院不同地坪高差间的垂直通道。台阶上面为第二进院落的院门。台上院中，正对院门的正房是一座面阔三间硬山琉璃顶的寝宫，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卧房。东西厢房亦是三开间的硬山建筑。除努尔哈赤的寝宫使用了大面积的黄琉璃周围镶以绿琉璃边的屋顶瓦件之外，在院墙、院门和各配房屋面使用了绿琉璃瓦。当时琉璃瓦件的制作工艺传入东北不久，这座院落用材、规模和选址等方面已经充分地显示出其皇家气派。

除此之外，还在城内修建了一些王府和其他建筑，但大多还是利用原来的建筑，或加以维修，或稍加扩建，并未对全城格局作大的变动。

努尔哈赤——清王朝的开国太祖，他的目标在于称雄全国，在于创业，而不是一个守家过日子的皇帝。从 1587 年起兵首建佛阿拉城到 1626 年中炮崩逝的 39 年间，曾六建其城，五迁其都。建城速度之快，迁都次数之频都是历史上少有的。努尔哈赤建城，大多未等建完即迫不及待驻地驻扎进去，进驻之后继续修建，刚刚建好（甚至未等建成）又匆匆迁出，另觅新都。毕竟战争年代他



对城市建设不能以更多的精力和钱物投入，也无暇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努尔哈赤始终朝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更高目标，从不满足已获取的成果。甚至他所经营的最后一座都城——沈阳城，也是尚未最后建成，也未及享用即撒手人寰。因此，努尔哈赤经手营造的古城与城内的建筑都比较简单，其城建水平虽有明显的发展和进步，但终未形成较为完善与完备的格局和制度。沈阳城的巨大变化，还是在努尔哈赤皇位的继承人——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发生的。

1.1.2 皇太极时期的都城

1626年35岁的皇太极继位，并在启用不久的大政殿举行了登基大典，诏告天下，次年建元天聪。雄心勃勃的皇太极采取了先厚实力，再图扩张的策略，放缓了入主中原的节奏。他在政治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自己的地位，稳固边界，扩充影响，使后金政权愈发巩固。在经济上，改革生产体制，改变生产关系，缓和民族与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加速了后金社会封建化的进程。皇太极敢于打破祖宗法度，正确判别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化与社会矛盾，采取断然措施，孜孜求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从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皇太极花费了六七年的时间重建沈阳都城，并将沈阳之称改为“盛京”。从城垣到城市空间布局，从皇宫到城内建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建、改建和扩建，使盛京城的城制、规模、城市景观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我国城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并对今天沈阳的城市形象具有重大的影响。

由于皇太极在政治上将对汉民族所采取的压制、封闭、敌对政策改变为容纳、利用、联合的政策，大大调动了汉官和汉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满汉文化的相互融合，对社会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明显地反映到城市建设之中。皇太极尽力模仿汉族各代都城建设的形制，利用汉人主持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吸收汉族城市建设的经验和习惯，使盛京城的都市建设越发接近于王城图的形制，并以此满足他称帝正规化的心理。

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盛京通志》记载：“……天聪五年因旧城增拓其治，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阔三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敌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之

大东门曰‘抚近’；小东门曰‘内治’；南之大南门曰‘德胜’；小南门曰‘天佑’；西之大西门曰‘怀远’；小西门曰‘外攘’；北之大北门曰‘福胜’；小北门曰‘地载’。内城八门的名称乃辽阳东京城各门的搬用。新城将原来的四个城门拆除了三座，唯将汗宫后面的北门保留下来，用砖石封死，仅作为对其先王努尔哈赤的纪念。城中由四门到八门的改变，自然带来了街道系统由十字形向井字形的变化（图1-4）。于是皇太极就巧妙地把自已新建的皇宫大内堂而皇之地放到了城市的中轴线上，与其先王的皇宫相毗邻，使努尔哈赤当年的皇宫不知不觉地降了格。后期在其大内西侧增建的“西路”建筑又与大政殿和十王亭等“东路”建筑一起，一左一右，进一步强化了皇太极大内宫殿群的主导地位。在井字街道系统北面的一条东西向街道与两条南北向街道的交叉口上，分别建有钟楼和鼓楼，在德胜门（大南门）外南五里，今南塔附近，修建了天坛。在内治门（小东门）外东三里，建造了地坛。在抚近门（大东门）外东五里处建太庙（后迁到皇太极皇宫大内的东南隅高台上原景佑宫址）。在皇宫前面的几片街坊之内设置内阁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和两院（都察院、理藩院）。在皇宫后面（今中街）辟为商业街市。这时的城市布局已经十分接近于“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典型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模式。分布于城内东西两侧和北部的各王府大院，以及城中的庙宇、官署、民宅等建筑，各循其规，高低错落，井然有序。城市排水、道路等市政设施完备，布局统一，都表明城建有制，对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组织颇具匠心，且立意在先，深含意境。清代缪东霖在《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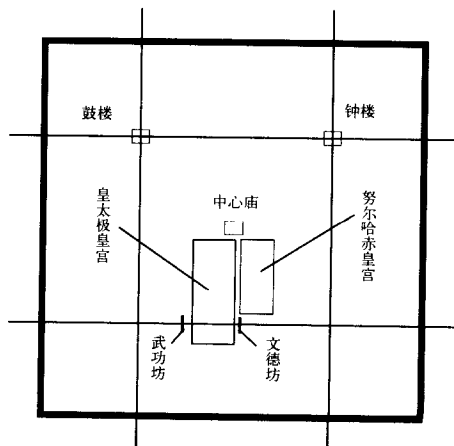


图1-4 皇太极时期与努尔哈赤时期皇宫殿址相对位置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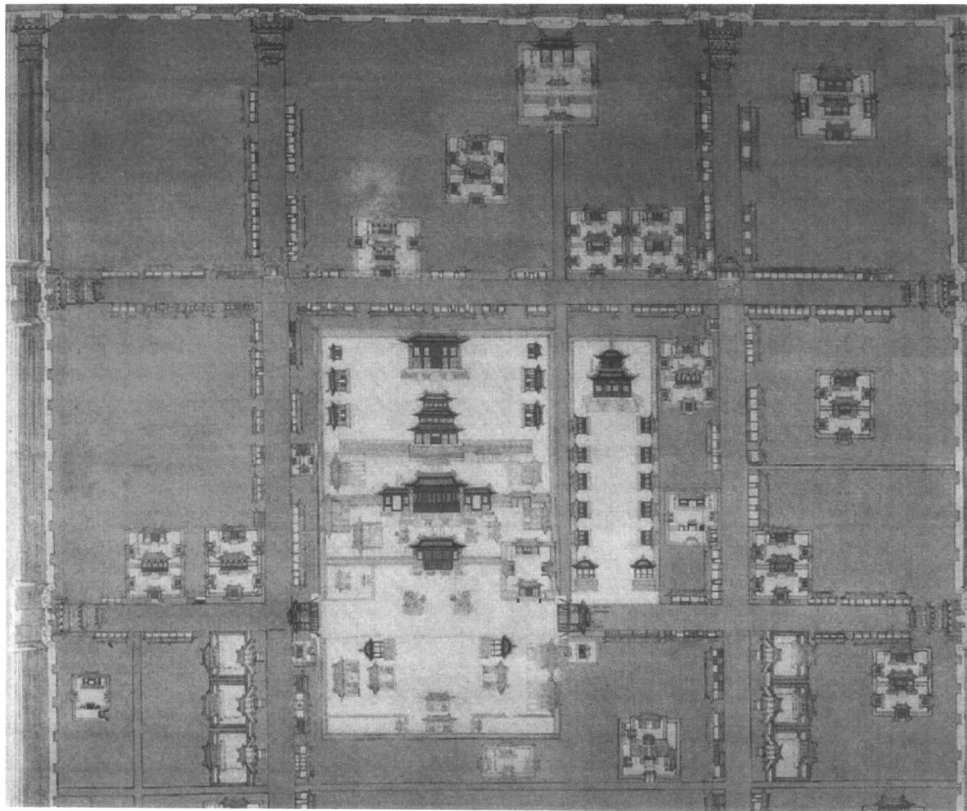


图 1-5 盛京城阙图

京杂述》中对盛京城的规划寓意评论道：“按沈阳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象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郭圆象天，城方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此说与当日建城之意相符与否诚不敢知，但说为近理故附志之。”这一切不仅体现了皇太极的意愿，更反映了当年城市和建筑的设计者与营造者的创造才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结晶（图 1-5）。

1644 年清政权迁入北京，盛京（沈阳）成为留都。由于这里是清王朝的发祥与祖居之地，深得历代清政府的特别关注。尤其顺治、康熙、乾隆三朝对盛京边城与盛京皇宫的完善与持续性建设，注入了甚有规模的投入。皇太极曾在崇德八年（1643 年）敕建于城外的东、西、南、北四塔四寺，终在顺治二年全部告竣，分立城之四方，镇护着盛京都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又环绕方城四周修筑了盛京缭墙，墙周三十二里余，呈不规则的圆形平面。新建的缭墙上，与内城对应开辟八门。至此，盛京城构成了内城外郭、两层城垣的完整城制。从皇太

极时期开始，经过 50 年的建设，盛京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与《考工记》所规定的建城模式最为接近（图 1-6），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关外都城（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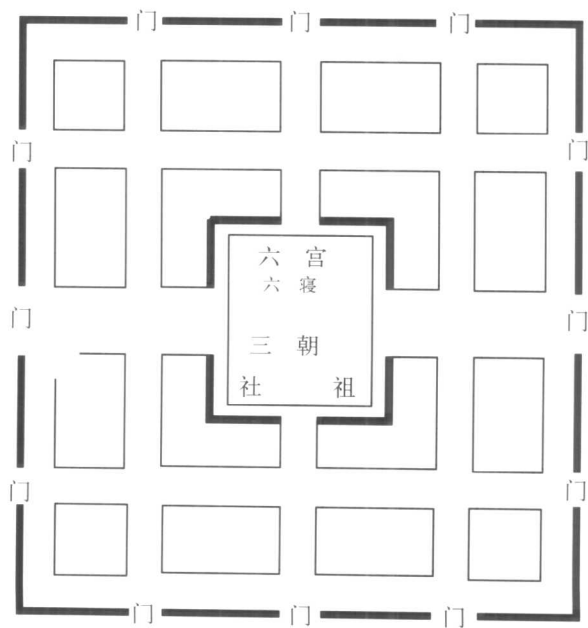


图 1-6 王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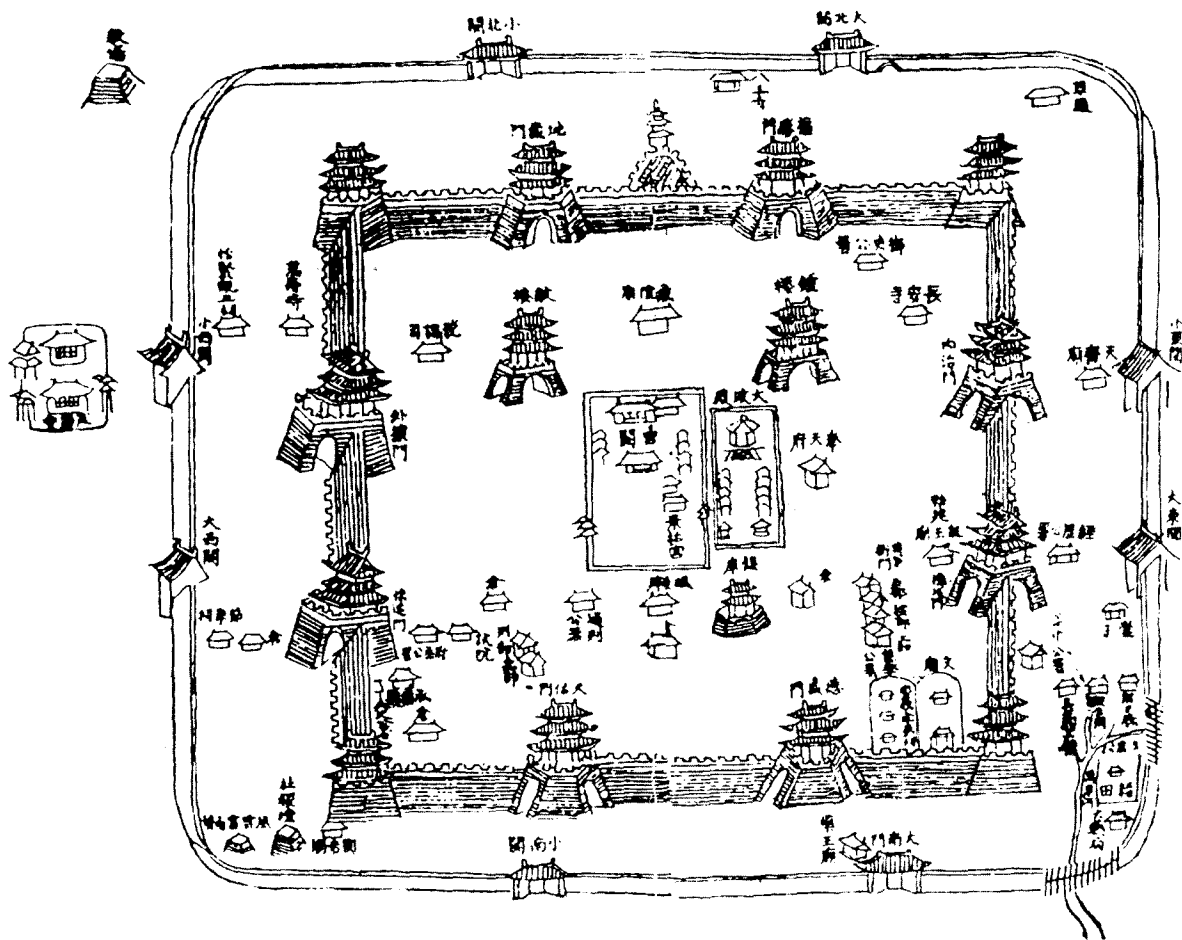


图 1-7 盛京城图

1.2 紧密结合的宫城关系

满人建都筑城与汉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都城之中不再另建紫禁城，皇宫与城市融为一体，而不是将它从城中孤立出去。早期的女真古城是这样，进入沈阳以后，皇太极建盛京城时，虽然尽力学习汉人营国之制，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保留了其传统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虽然给皇宫的安全与防御带来一些不便，也对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不够，但将全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然使城市的规划更为合理，从而避免了许多既要把宫城放在城市的中核位置，又要将它绝对封闭而给城市规划造成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盛京城的建设中汉族都城皇宫居中的思想被采纳，皇宫在城中适当地加强了安全防护设施，但仍坚持了以城市为主，宫城结合的主导思想。若从今天的城规理论来看，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更有全

局性的客观结果。北京故宫宫城界线分明，形成“城中之城”的格局，是防御性极强的内向型空间。紫禁城内部也是围墙重重，每个生活区域又各自封闭。北京故宫的这种格局不仅是为防御外敌，而且为防御内部的袭击。这种民族心理是多疑的、内向的，与聚众的、对外协同一致的民族心理大相径庭，从而形成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城市格局。

努尔哈赤时期，宫与城的相融关系，仍完全地继承了女真古城的城建思想，宫与城是一体的。其办公常朝之宝殿与生活起居之汗宫分设于城中两处，皇帝穿城而过是经常性的和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根本没有丝毫紫禁城的概念。甚至对其常朝之所大政殿、十王亭一组建筑，当时也并未把它们从城市中绝对地分隔出来，而是犹如一个城市广场，构成整个城市空间的一部分。这一点也是沿袭了努尔哈赤从佛阿拉到赫图阿拉，再到辽阳东京